

英雄祖先

與弟兄民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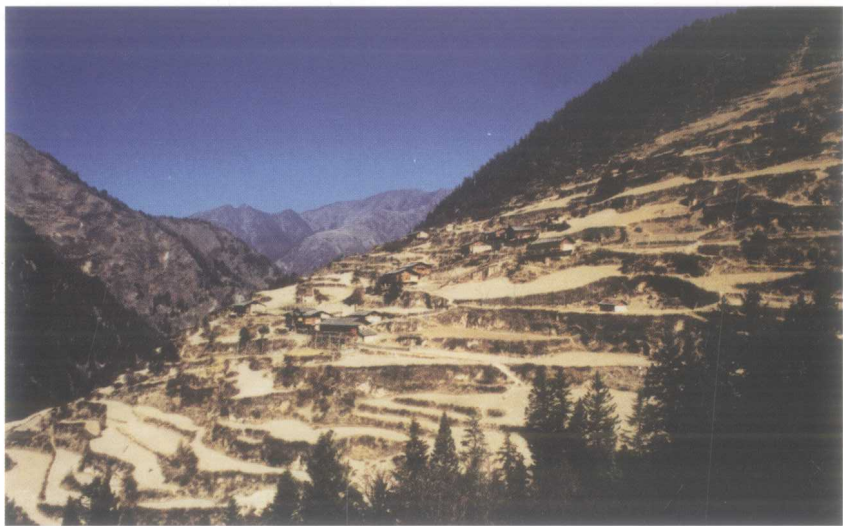
根基歷史的文本與情境

王明珂 著



遠眺埃期溝山神「革日囊措」

川西松潘羌族埃期溝有三個寨子，當地人說，從前有三弟兄到本地來分別建寨，他們便是當前三個寨子鄉民的始祖。各寨都有自己的山神，「革日囊措」則是溝中居民共同的山神。



埃期溝的背基寨

根據本地「弟兄祖先」歷史記憶，這是三始祖弟兄中老三及其後代的地盤。



婚禮中的請神儀式

此為松潘埃期溝中婚禮儀式之一部分；戴狐皮帽的男子都是女方的「舅舅」，主祭者則為「大舅」。



埃期溝的北哈寨

根據本地「弟兄祖先」歷史，這是三始祖弟兄中老二及其後代的地盤。



川西紅原縣藏族麥洼部落牧地

當地人過去被漢人稱作「西番」，被認為是「三苗」或「無弋爰劍」的後裔，古羌人的一支，今則為藏族。照片中的白點為夏季輕便帳房，黑點為牦牛。



紅原縣的夏季牧場

紅原當代藏族牧民夏季住帳房游牧，冬季住牧民村定居。



內蒙古新巴爾虎右旗牧民的初春移牧

當代蒙古草原各部族，皆以成吉思汗為其英雄祖先。民國初年部分歷史學家認為，黃帝後裔「始均」奔於北蠻，成為許多中國北方游牧部族的祖先。



新巴爾虎右旗的現代化移牧

羊群已走在前面，照片中為幫忙移牧的親人，他們的狗，與拖拉機拖著的帳幕及家內用具。此外，本次移牧還動用了兩部吉普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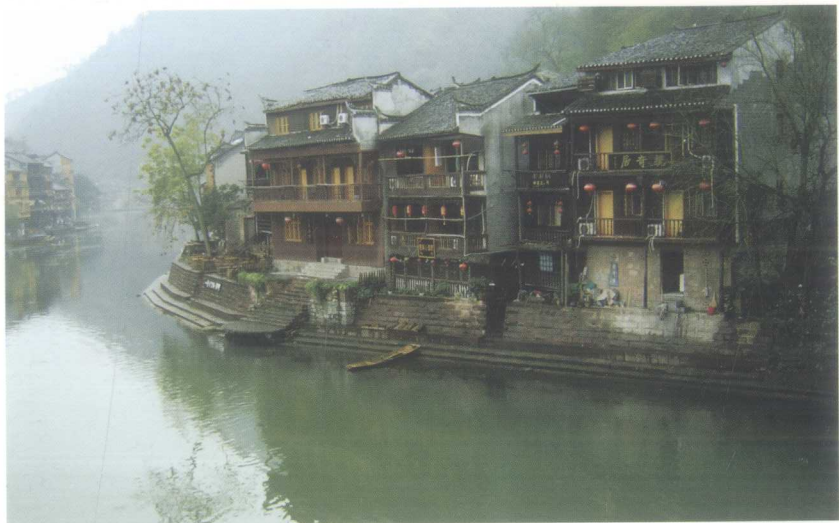
川西茂縣牛尾寨的羌族

漢代以來，華夏即認為青藏高原東緣之各部族為「三苗」或「無弋爰劍」的後裔。



雲貴高原上的壩子

雲貴高原上河湖邊的廣大平原稱「壩子」。居於壩子上的多為較強大、富饒的族群，漢代以來華夏常認為本地有些統治家族是楚國將軍「莊矯」的後裔。



湘西土家族鳳凰鎮

漢代以來，南方土著族群被華夏視為盤瓠子孫。在族群歧視下，本地人模仿漢習俗並宣稱祖上來自漢地。模仿及展示漢文化之風，所造成的漢化「傳統建築」，成為當今的觀光景點。



雲南石鼓鎮的戲台

在許多南方及西南的小鎮中，都可見到如此的戲台。中國英雄節義故事在此演出，各種英雄祖先歷史記憶也藉此傳播。



當代結合觀光活動的黃龍會

黃龍廟為松潘地區重要藏傳佛教寺廟，過去附近各寨藏族、羌族每年皆到此參加「黃龍會」。目前仍是如此；在結合民族觀光下，本地羌、藏、漢族更熱烈的參與黃龍會之盛大活動。



朝鮮王朝的王室庭園

此為韓國首爾（漢城）附近朝鮮王室庭園建築一角；這些宮室與庭園建築，顯示其上層社會深受唐宋文化之影響。



眺望新城鎮建設的蒙古英雄祖先

照片中為巴爾虎博物館前的成吉思汗像；騎在馬上的成吉思汗，似在望著草原上城鎮建設中的新巴爾虎右旗。



歷史語言研究所凌純聲為少數民族婦女作體質測量

此照片中正襟危坐的婦女，凌之西式尼帽與手杖，以及身體測量等等，顯示近代國族主義下男性與女性、科學與傳統、國族核心與邊緣等種種階序區分，也顯示西方科學知識在近代中國民族識別分類中所扮角色。

K28
20076

港台書

允晨叢刊 110

英雄祖先與弟兄民族

根基歷史的文本與情境

王明珂



目 錄

序言與謝詞	5
前 言 中國民族起源與形成	13
第一章 歷史心性：邊緣與異例	35
第二章 英雄祖先歷史與華夏意識初萌	51
第三章 《史記》文本與華夏帝國情境	75
第四章 蜀之華夏化與方志文類	87
第五章 英雄徙邊記：邊疆史的模式化情節	111
第六章 反思英雄徙邊記：朝鮮與東吳	133
第七章 反思英雄徙邊記：滇與西羌	163
第八章 北疆與南疆的英雄祖先記憶	203
第九章 華夏社會邊緣的英雄祖先記憶	241
第十章 近代中國炎黃論述	255
第十一章 多重邊緣交會：索土司的祖源	281
結 語 歷史中的表徵與本相	307
參考書目	329
索引	347

序言與謝詞

這本書的內容是我，一個自稱「炎黃子孫」的漢系中國人，對於「炎黃子孫」及相關英雄歷史之反思性研究，以及對於「弟兄民族」此一稱謂的新理解。這樣的研究，其目的並非在知識上「解構」炎黃子孫歷史及中華民族。相反的，我希望透過新的歷史知識，一種基於反思性（reflexivity）及有反省力的歷史新知，使得中國的漢族與各少數民族對自身，以及對於他族、他國之人，有更深入的了解。我相信這樣的歷史新知，更能夠促進「炎黃子孫」及其「弟兄民族」間的和諧與凝聚。

人們常強調歷史上的英雄祖先；五千年前的炎帝與黃帝，約四百年前來台的鄭成功及其隨從軍民，以及在美國，三百多年前乘五月花號來到新英格蘭的英雄祖先們。人們也爭論這些英雄歷史，譬如成吉思汗、箕子及亞伯拉罕，究竟是那一「民族」的英雄祖先，他們所建立的「國」地理空間包括那些地方。強調這些「英雄祖先歷史」，常使得一些人群落入社會邊緣——因為他們不是英雄祖先（征服者）的後代，或竟為被征服者的後裔。堅持與爭議這些「英雄祖先歷史」，以及此「歷史」所支持的資源範疇與邊界，也經常造成族群、民族或國家之間的衝突。無論如何，這些被強調、爭議的「歷史」都起始於一些「英雄祖先」。然而另有一些起始於「弟兄祖先」的「歷史」，被人們忽略、埋沒。因為相對於服膺「英雄祖先歷史」之人群而言，主張這些「歷史」的族群多半是居於邊緣的弱勢群體，因而在「英

雄」成為「歷史」敘事中的主角後，他們所宣稱的「歷史」被認為是傳說、神話。

當代歷史學者，特別是後現代主義歷史學者，常批評單一、典範與線性的歷史，強調歷史有多元的聲音。然而這樣多元、多線的歷史，經常仍是對「過去」的選擇性建構，或為對「過去」的眾聲雜選爭鳴，而未見及「歷史」與人類社會間巧妙的內在聯繫。更有甚者，批評單一的線性歷史，解構某種體制與認同下的典範歷史，如此，學者——在對自身的文化與學科偏見與相關優勢權力毫無自覺的情況下——所提出的「解構性知識」常為對他者的侵犯與侮辱。無論如何，在各種權力主體以「歷史」相互解構中，邊緣的「歷史」仍然靜默。因為關鍵不在於誰的「歷史」更正確、更全面、更多元，而是，只要「歷史」仍是「歷史」，「神話傳說」仍為「神話傳說」，我們便不可能認識自身與他者的「歷史」，也不可能認識為「歷史」所塑造的社會情境。

在《羌在漢藏之間》一書中，我曾說明羌族的「弟兄祖先故事」為一種「歷史」，一種在特定社會情境下的「歷史心性」所產生之「歷史」；這是「將陌生的化為熟悉」。基於此，在這一本書中我重新認識我們所熟悉的中國文獻中各種「英雄祖先歷史」；我們原來所熟悉的歷史知識，在此新知下可能反變得陌生。因而這本書的工作可說是「將熟悉的化為陌生」。希望讀者與我一同由了解當今羌族的「弟兄祖先故事」出發，由此我們重新思考三千餘年來曾流傳於中國及其周邊的許多「弟兄祖先故事」，包括《國語》中「炎帝、黃帝為兩弟兄」之說。我們可以嘗試了解傳述這些「歷史」的人群之生活情境，以及嘗試了解訴說此「歷史」人們所表達的期望與情感。但更重

要的是，我們也一同再思考我們所熟悉的「英雄祖先歷史」，特別是「黃帝後裔」或「炎黃子孫」之歷史。將它們視為另一種「歷史心性」的產物，嘗試了解人們在何種情境中書寫與訴說這些「歷史」，以及人們宣稱此種「歷史」時所流露的情感與意圖。如此，在同一認知平面上思考「歷史」與「神話傳說」，我們才能對黃帝、太伯、箕子、檀君、九隆等英雄祖先之「歷史」有反思性的認知，也能對許多「神話傳說」——特別是「弟兄祖先故事」——有真正的體會與了解。

相信如此的「反思性知識」（*reflexive knowledge*），⁽¹⁾可以讓宣稱自身為黃帝、炎帝、成吉思汗、箕子、太伯、三苗或蚩尤等「英雄祖先」後裔的族群，能認識自身此種歷史記憶的深層意義及其歷史過程，以及我們的先人在宣稱或接受這些「英雄祖先歷史」時的驕傲、期望，或卑曲與無奈。我們更應認識，「弟兄祖先故事」事實上可能是一種更古老、更普遍的「歷史」（但顯然不若男性中心主義古老），曾廣泛流行於華夏之域及其鄰近各民族地區，以及世界其它各地。古代華夏曾稱「炎帝與黃帝為弟兄」，彝族說最早「彝、漢、藏為三弟兄」，藏族有各族群起源於「六弟兄」之說，都是此種「歷史」。我們也能由此體認，「弟兄民族」並非只是當代強調民族團結的口號，它是一種古老歷史心性與記憶的遺存。在這些對彼此之「歷

⁽¹⁾ 關於反思性知識（*reflexive knowledge*）與解構式知識（*deconstructive knowledge*），我引伸自 Kamala Visweswaran 所稱的 *reflexive ethnography* 與 *deconstructive ethnography* 之區分。我也同意其見解：反思與解構不同的是，「解構」破壞被觀察、描述者的主體性，而「反思」則保全、維護其主體性。見，Kamala Visweswaran, *Fictions of Feminist Ethnography*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4).

史」（與歷史）的反思性體認、體會與體諒中，我們應更珍惜、反省並有思調整改進民族或國族內外的族群關係。

中國人常以「豐富的歷史文獻」而自豪。我認為，值得自豪的不只是那些以漢文字書寫的「歷史文獻」，而更應是在各地人群長期交流、交鋒下產生的、以各種媒介表述的「歷史記憶」，包括被視為「民族神話傳說」的那些記憶。突破自身各種文化、學術與社會認同「框架」（邊緣），發掘我們文化與社會生活中深藏的各種知識建構範式（如 Pierre Boudieu 所稱的 *unthought categories of thought*），⁽²⁾我們或能了解這些豐富、多元記憶的內含意，及其形成與變遷的社會情境。如此具反思與反省的「歷史」新知，不但有助於中國各民族對彼此之了解與民族內外族群關係之改進，也將是中國歷史記憶對世界的貢獻。

這本書的重要主題與部分內容，曾在多個學術場合發表。我將「弟兄祖先故事」視為一種「歷史」，以及藉此提出的「根基歷史」概念，最早發表於黃應貴主編的一本論文集《時間、歷史與記憶》中。⁽³⁾對「歷史心性」較初期的見解，出於二〇〇〇年底我在四川大學的一場演講，後來演講內容曾改寫發表於《歷史研究》中。⁽⁴⁾以羌族之「弟兄祖先故事」為基礎，對「歷史心性」更完整的論述見於二〇〇三年之拙著《羌在漢藏之間》。有關「黃帝後裔」歷史記憶在

(2) Pierre Bourdieu and Loic J. D. Wacquant, *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1992), 40.

(3) 黃應貴主編，〈根基歷史——羌族的弟兄故事〉，《時間、歷史與記憶》，頁 283-341，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4) 王明珂，〈歷史事實、歷史記憶與歷史心性〉，《歷史研究》5（2001）：136-147。